

Triptyque

三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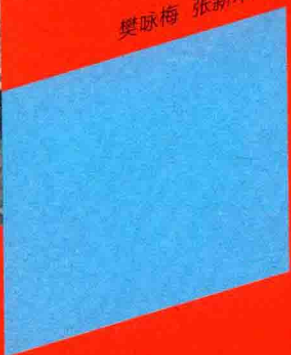


[法] 克洛德·西蒙 著

Claude Simon



樊咏梅 张新木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Triptyque

三折画

[法] 克洛德·西蒙 著

樊咏梅 张新木 译

Claude Simon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折画 / (法) 克洛德·西蒙著; 樊咏梅, 张新木

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 Triptyque

ISBN 978-7-305-21334-2

I. ①三… II. ①克… ②樊…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2790 号

Triptyque

Claude Simon

© 1973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25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三折画

著 者 [法] 克洛德·西蒙

译 者 樊咏梅 张新木

责任编辑 甘欢欢 陈蕴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7 字数 113 千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1334-2

定 价 49.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eye

守望者

—

到  
灯  
塔  
去

明信片上展示着一个瞭望台，上面栽植了一些棕榈树，整齐地排列在碧蓝大海边的湛蓝天空下。一道长长的海边悬崖镶着浮华的装饰，正面泛着刺眼的白色，依偎着海湾的曲线微微内倾。异域的灌木和一丛丛美人蕉掩映在棕榈树间，在照片近景中形成一个花束。美人蕉的花朵被染上一种红色和刺眼的橙色。身着淡装的人们在分隔广场和海滩的堤坝上来来往往。不同颜色的着色与每个物体的轮廓并不完全相称，以至于棕榈树那生冷的碧绿溢流到天空的湛蓝中，披巾和阳伞的淡紫咬合着地面的赭红和海洋的深蓝。明信片放在厨房餐桌的一角，餐桌上面铺着黄、红、粉红相间的方格防水桌布，桌布上有好几处切痕，是砧板或菜刀滑落所致。散开的切口边向上翘起，露出栗色的网状线。一只剥了皮的兔子的粉红身体，横躺在厚边彩釉的盘子里，就在明信片的不远

处。血淋淋的头越过盘子的边缘，耷拉在防水桌布上。厨房的门朝向一个与厨房齐平的院子，地面覆盖着碎石，院子将这幢房子和另一座平行的楼房分隔开来。院子的一头被一个双门栅栏封闭了起来。另一处开口通向一个果园，里面种着几棵李子树。可以听到近处蓄水渠矮墙上水的晃动声，还有闸门连缝处水的渗漏声。更为细弱更为沉闷的流水声来自远处的一个小瀑布。果园一直延伸到小河边，河流从那里拐向农舍群。过了河湾不远的地方，河水被水渠截流了一部分，那水渠穿过一座石桥的第一个桥孔，而石桥的第二个桥孔在矮墙下方跨越了闪闪发光的河水，河水自由而快速地在一个个岛状地带间流动，这些地方长着丛丛淡绿泛蓝的柳树和宽叶植物，呈喇叭口漏斗状。石桥旁矗立着一座教堂，与道路隔着一个土台，土台上长着四棵老胡桃树。那个大瀑布位于农舍群上游约一公里的地方，农舍群只有三十来幢房子。从农舍群出来后，道路通向瀑布脚下的一家锯木厂。在到达锯木厂之前，道路形成了一个分叉，其中左边的分叉经过谷仓附近，随后通向山谷的上方。在谷仓那儿，人们可以看到钟楼。在瀑布的脚下，也能看到钟楼，但看不到谷仓。在瀑布的上方，既可以看到钟楼，也可以看到谷仓的顶部。钟楼呈方形，由灰色石头垒成，顶部由平瓦筑成

金字塔形。金字塔的屋脊上包着锌皮板，上面的锈迹呈现出一种金黄色。大瀑布的声音在山谷的陡峭斜坡和岩石间不断回荡。躺在瀑布上方的草场里，人们可以看见伸向天空的禾木和伞形花，微风时而摇曳着它们的枝丫：禾木的树枝更为柔软，会微微弯腰，而伞形花则呆板地摇来晃去。从这个角度看，伞形花比钟楼还大。实际上，人们不能同时看到伞形花和钟楼。如果聚焦伞形花，远处的钟楼便显得模模糊糊，犹如一个灰色的长方形，向上拉伸，顶着一个同样模模糊糊的淡紫色三角形。某些时辰，太阳照在生锈的锌皮板屋脊上闪闪发光。伞形花的花枝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细密绒毛，在逆光中给伞形花勾勒出一个明亮的光晕。纤细的花柄呈伞骨形展开，支撑着花儿的花托，而细密的绒毛自行拉长，相互连接、相互混合，似乎形成了一团雪状的雾气。谷仓建在斜坡的草场上，底座是石头垒成的，墙壁由许多垂直的木板搭成，木板间的缝隙有大有小。底座在上游一边恰好与地面相接。细微的泥土滑坡或者雨水冲刷，在木板墙根部随处堆积起一些泥土，上面长满了一丛丛野草。如果聚焦钟楼，伞形花的茎叶和花朵这回又变成模糊物活动起来，轻轻地摇摆着，勾画出一个个锐角三角形，其不确定的各边时而重合，时而分开。在瀑布的脚下矗立着锯木厂的厂

房，锯木厂通过一条小小的分水渠，截流了一部分河水。锯木厂的硕大房顶与钟楼的房顶一样，也呈淡紫色，屋脊上也包着锈成金色的锌皮。人们可以闻到刚刚被锯开的木板和锯木屑的味道。在锯木厂和教堂之间，小河并没有碰到太大的坡度，清澈的河水在凝灰岩和鹅卵石形成的栗黄色河床上匀速流淌着。谷仓的南面贴满了颜色鲜艳的海报，一层一层，最旧的那些海报边角已经卷起，或已经被撕破，或因恶劣天气而褪色。最新的一张尺寸很大，展示的是一个马戏团的演出场地，脚蹬锃亮皮靴的驯兽师手持一根鞭子，正在表演驯兽节目。海报有一圈黄色的边，边上点缀着一颗颗红星。在湿气和高温的交替作用下，谷仓板壁发生膨胀和收缩，以致重叠的海报层裂开了几个口子。其中一个比较大，看起来似乎是有人故意弄大的。瀑布的下面被冲刷成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池，像一个环形脸盆。池边清澈的水让人可以看到凝灰岩的赭红色池底。随着深度的增加，池水起先变成绿色，然后变成一种洗衣剂的蓝色，蓝色渐渐加深，到了水池中央差不多已变成黑色。在半明半暗的谷仓中，眼睛贴在扒开的木板缝上，想要看清外面的物体，那还是需要点时间的。覆盖山谷腰间的树林边缘是成排的榛子树和千金榆这类矮小灌木。树林的边缘沿着草场的斜坡蜿蜒向前，



勾画出几条曲线、几个海湾和海角,其中一个海角差不多一直延伸到谷仓后面。一片浓密的榛树林像一个岛屿,突出于森林植被的前部,沿着广告板壁几米开外的地方向前延伸。一辆老式摩托车横躺在榛树林的脚下,掩映在低矮圆形且有凹凸花纹的树叶间,轻轻吹来的微风不时地抚动着这些树叶。摩托车的挡泥板、脚撑、排气管,甚至涂成黑色的油箱,还有油箱上稍稍褪色的金色纹路,即未受到任何摩擦的部位,都积满了一层浅黄的灰尘,油污溅到的地方甚至变成了深栗色,在链齿轮上形成一层油泥。从谷仓所在的地方,可以清晰地听到瀑布那不间断的强劲声音在灰色岩石的峭壁上回响,这些峭壁时隐时现于树林的浓密树叶之间,就在山谷间树木环绕着的陡峭山坡上。而树林四周又环绕着众多的灌木丛,其树根深深扎进峭壁的缝隙中,瘦小的树干蜷曲着伸向空中。天上的云朵静静地飘过,树干那弯曲且有边齿的轮廓不断地改变形状,形成众多的隆起,海湾和海角,它们时而突出,时而凹陷,时而撕裂成碎片。如果聚焦云彩,海边的悬崖似乎整块地慢慢向前倾倒,带动着悬崖的植被头冠、林木繁茂的山坡和悬崖脚下滚落的岩石块,整个山腰似乎就要倒下,用岩石和断根树木的混合物,一举埋没村庄、河流和钟楼,而钟楼的屋脊还在高大的胡桃木的明亮

叶丛上方闪闪发光。钟声每到一刻钟、半点和整点时都会响起，似乎在岩石上来回传送，长时间悬浮在静谧的空中，继续震荡着那难以计数的金属声。马戏团大海报的一角已经脱落，处于半悬挂状态。同样的阵阵微风带着青铜的声音，摇动着榛子树叶，吹得钟声时而扬起，时而飘落。谷仓板壁的木板，最初涂过柏油，现在却变成了深褐色，木板的纹路变成了浅色，起伏的淡灰色纹路凸显出来。纹路间的木头成了一种毛茸茸的物质，就像吸墨水纸一样，指甲可以在上面划出痕迹。纹路的平行轨迹就像一头秀发和一条河流一样起伏，时而分开，时而闭合，围成了一个结，犹如河流中的一个岛屿或一只眼睛。河道沿岸是荆棘丛和树木，河水流过瀑布下方的水池，在草地间描绘出两条连续相对的曲线，形成了一个大写的S，同时，它绕过村庄，最后迂回，与教堂的墙壁平行，从桥下流过。两个男孩俯身伏在栏杆上，他们的头和上半身倒映在水渠平静的水面上。深赭石色的影子清晰地呈现在蓝天的倒影中，肩膀以下的部位则被栏杆笔直的线条给挡住了。从两个影子当中的位置，可以看到河底淡黄色苔藓覆盖着的石头和发黄的水藻在起伏荡漾，还可以看到一个生锈的酒桶圈。白云在两个头部和两个上半身的周围慢悠悠地游走，改变了它们的轮廓。马戏团大海报

的下部边缘距离谷仓的石头底座仅几厘米远，因而可以发现木板墙面的底部、新浸泡过的柏油由于重力的作用滑落下来，堆成了几乎全黑的厚厚的一层。在干燥过程中，柏油产生了裂纹，被细密的裂纹网覆盖了。斜坡草地上既有三叶草，也有苜蓿草。野草丛在涂了柏油的木板的深色底子上就像装饰带一样清晰可见。一根根细长的刀片往往坚硬得就像马刀或土耳其军刀一样，有时候却断成两截，顶部下垂或者自己卷曲起来。它们在长边上形成了细小的褶子。它们组成的微小的二面角的其中一面比另一面稍微蓝一点。苜蓿的叶子呈椭圆形，聚集成串。苜蓿的花呈淡紫色。应当借助一把刀来剔除重叠的海报的层层叠纸，扩大由于木材的反作用而撕开的最大的裂缝。在海报的一条边上，马戏团的圆形演出场地的那块胶水脱落了，卷了起来，使前一张海报裸露了出来。这样发现的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里，可以看到一堵砖墙，两个搂抱着影子靠墙而站。线条突出的墙砖的淡色连接处远看汇集起来，形成向左边逐渐消失的线条。墙的顶部上方露出的小三角形的上端部分，能隐约看见工厂的一根烟囱的顶端，烟囱同样也是砖块砌成的，矗立在满是乌云与烟的天空中。在谷仓里，最初看不见的眼睛在明暗交接处开始渐渐地辨识出移动的形状，白色肌肉的亮

度与黑色形成鲜明对比。靠近裂口的两侧大大地限制了向左和向右的视野。除了生了锈的酒桶圈,还有破碎的瓷器、瓦片的碎块以及裂开的水罐,它们与石头混杂在一起铺在河底。其中一些从桥上扔下来的碎片已经在那儿很长时间了,以致覆盖小石块的那些难以名状的赭石色的苔藓同样也长在了它们上面。只有那些最近扔下去的(水罐,锅体四周黑乎乎、破了一个洞的蓝色有柄搪瓷平底锅)才保留着最初的颜色。逆流方向那条停留在同一个位置的鳟鱼呈赭石黑色,它的身体轻微地摆动着,与同样摆动的赭石黑色倒伏的水藻一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辨别出它来。而且,只有在桥的护墙和在那儿的两个轮廓的限定区域才能看得见那条鳟鱼,在轮廓周围,天空的倒影和耀眼的云彩使人难以看清河底。其中一个男孩伸开手臂,用手指指向鳟鱼,他上身的倒影靠近另一个孩子上身的倒影。尽管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鳟鱼快速地甩一甩尾巴,向右游去,滑入倒在一侧的水罐的开口处。在它消失前,孩子们还能看见它浅色的肚腹在闪闪发光。男人的骨盆往后移动,转瞬间隐约地看见他那亮闪闪的圆柱形玩意儿,从并拢的大腿间浓密的黑毛中抽出来一半,那大腿呈一种近乎凝脂般的蓝色,在谷仓淡黄色的明暗交界处闪着光亮。一个男孩低声地告诉另一个不要动,

鱼儿很快就要游出来。两只白色的蝴蝶你追我赶，飞飞停停，交错而过，突然径直地从空中滑下，然后又从柳树和大叶树丛的上端飞过。潋潋的水光环绕着树丛，自在的河水湍急地流动着，水不太深，有些地方露出了白色石子铺成的河床，石子上覆盖着水垢，上面干涸的苔藓显现出旧麻绳一样的黄色。从桥上扔下的或者冬季涨水带来的其他东西散落四处：一只皱巴巴、硬邦邦且鞋面大张开来的男士高帮皮鞋，一口带环柄的锅，几个罐头盒。一些乱钩搅在一起的枯树枝挨近闸门，或被光秃秃的白色柳树丛挡住了。教堂前的喷水池喷水发出的声音与小水坝下翻腾的河水的声音明显不同。喷水池由一个长方形的石头凹槽构成，像一具石棺。池子的一边挖了条沟，溢水管从那里冒出细细的一层，在笔直的内壁上滑动。池水被几棵高大的胡杨树笼罩着，水的表面几乎呈黑色，像涂过漆，向心的涟漪不断涌出，逐渐扩大，水柱落下的地方是胡杨树叶和天空的一块倒影，在连续不断的微微颤抖中分开又合拢，涟漪就从那里逐渐地变小。水池的内壁覆盖着一道长长的绿色苔藓，苔藓的茎根水平地晃动着，偶尔被水柱产生的涟漪拨弄一下。植物的枝繁叶茂与石头的光滑表面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亮闪闪的玩意儿在长着浓密黑毛的部位继续来回抽动，那部位的浓黑与屁股

和大腿滑溜的白色对比鲜明。那绷紧的肌肉发达的器官根部消失在形成红棕色阴影的毛丛之中。男人膝盖以上的腿部被海报裂缝破碎的边缘稍微截去了一节，长满大腿的深色体毛形成棕红色的阴影，越往上，体毛越稀疏，到臀部的位置就完全没有了。如果把手浸入喷水池，手就像是被一只从手腕处截掉的冰手套紧紧裹住了。用指头触碰，那长长的一道绿苔藓既柔软又光滑。如果把它扯下来，它会粘在手指上，有点黏黏的，像湿漉漉的棉布。其中一个男孩用胳膊肘推推另外一个男孩。又有一条鳟鱼从桥下钻出来，在河床上画着斜线快速游动，略做迟疑，又从左边游回来，懒懒的，任由水流把它往后带，随后又猛地一动游走，最后在靠近河床中央的地方，靠尾巴的轻微摆动停了下来。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他那用剪刀潦草地修剪过的头发盖住了脖颈，他向前赶着五六头牛，牛儿迈着缓慢的步伐过桥，它们的胯骨骨头突出，生硬地摆动着。牛的皮毛呈红棕色，上面有大坨的白色斑块。当中一头牛停下来，扭头转向两个男孩一直靠着的那堵护墙。它不顾那少年吆喝着用小棍子戳它的屁股，任由暗绿色、黏糊糊的牛粪在翘起的尾巴下方滑落下来，一声闷响，摊在它蹄子之间的地面上。牛粪溅到它的蹄子上，有几块黏糊糊的粪渣挂在了它的腿弯处。少年走

近矮墙，俯身观看那两个男孩在干什么。懒洋洋的鳟鱼一动也不动，忽然它又动起来，只靠着尾巴的快速摆动向前推进，像箭一般溜走了，消失在天空刺眼的倒影所掩盖的上游区域，任由视网膜上留下它长长的、笔挺的身形。其中一个男孩直起身来，辱骂那少年。少年耸了耸肩说道：你应该不会想在那儿捉到那条鳟鱼吧？说完，他开始跑着去追赶牛群，他的双脚由于穿着木底鞋相互碰撞，变得很沉重。少年用一种赶大车的人的嗓音发出刺耳的叫喊，那嗓音与他的身材不相符，他用皮带上的扣针去扎那头落在队伍后面的母牛，母牛遂笨拙地小跑起来。牛儿跑远了，远远地可以看到它粉红色的奶子就像挂钟一般，沉重地晃来荡去，交替地在两侧腿弯处出现。它的腿弯两膝外翻，上面粘了一层近乎黑色的深棕色龟裂的粪便。母牛已经赶上了牛群，重又开始行走。桥上，新拉出的牛粪堆成圆形的一坨，有盘子那么宽，那软软的东西向着中心，堆成边缘呈圆形的一层又一层。母牛拉粪的时候又开始走起来，因此，另外两坨牛粪要小一些，溅出的粪水留在它身后拖成了一道长条。一群密密麻麻的小苍蝇和一只红黑色翅膀的蝴蝶在牛粪上盘旋着。一朵伞形花和另外几朵在一堵护墙末端的底部绽放，蝴蝶最终落在这朵伞形花上不走了。它深栗色的翅膀再合拢、连接，那翅

膀并不比一页纸更厚。靠着砖墙相拥的一对儿似乎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却可以看到男人撑住背靠墙的女伴，他的一只手悄悄滑入她卷起的裙子里，右手臂从手的位置开始，随着微微的来回抽动而摆动，长袜上面露出一一点白色的肌肤。那男人身穿一套黑色西装。西装偶尔散开一点，隐约可以看到他黑暗中发亮的衬衣的白色硬胸和系在他的脖颈处的黑色蝴蝶结。脱落下来的马戏团海报的一角让人可以看到他的脚下和身后的路面在雨中闪闪发光。从通向锯木厂的那条路并不能看到摩托车。然而，在草地上，轮子留下了一道通向谷仓附近榛树林的宽宽的压痕。沿路上，草被摩托车旁推车行走的那人踩得参差不齐。可以闻到被踩断的草的味道。草被轮子和鞋底压扁之后一瞬间，草茎又重新竖直起来。在榛树林下，低矮的枝丫掩盖着小草，而苜蓿和三叶草却被重型摩托车碾碎了。一朵淡紫色的苜蓿花已经枯萎了，耷拉下来，花茎在半高处折断，形成了一个锐角三角形。一朵保持完好的伞形花从前轮和车架之间伸出来。在车座后方有一个狭窄的瓦片形座位，座椅上面覆盖着一块黑色仿皮漆布。漆布上没有灰尘，座位上也没有，只是周围一圈绳边的缝接点上有些灰尘。稍微后面一点，挂在座位两边的工具袋的表面多多少少也沾了一层灰尘，平放在旁边的



机械装置处也可以看到灰尘。灰尘略带被油料或气体的油性排出物浸染过的赭石色，与河底的石头上以及从桥上扔下的那些废品上覆盖的苔藓颜色一样。黑色仿皮漆布上的污泥已经干了，呈现出一种淡灰色。一股湿润的凉意开始从草地上升起。破损海报上的缝隙让人只能看到被右侧边缘遮住的两个人体的中间部分，也就是说只能看到女人的髋部、臀部、合拢的大腿和勾到一起放到男人腰上的双脚，还有男人长满汗毛的大腿，皱巴巴落下来遮住了膝盖的裤子，以及被缝隙左边边缘一下子遮住了一截的小腿。男人的臀部来来回回抽动，速度越来越快，幅度越来越大。有时青紫色的龟头几乎从外阴阴唇处拔出，露了出来，旋即又消失了。需要登上树林的更高处才能找到新的冷杉林。在瘦削、密实的粉色树干之间，弥漫着一种教堂和圣地般朦胧的光线，显得更为沉寂。铁锈红的松针形成厚厚的一层，上面没有任何小草，没有任何植物，松针层盖在地面，可以使脚步声更小。附近不远处的树底下，长着成片的菌菇，那些菌菇长着白色的菌柄，上面顶着个淡紫褐色凸起的菌盖。冷杉林在棵棵山毛榉和白蜡木当中形成一个近乎墨色的暗绿色点。女人与男伴搂抱在一起，夜色中，她的大腿形成闪闪的亮点，亮点变大了。她用另外一条腿支撑，背靠砖墙，对着男人的肚